

# 雾锁长河

欲海浮沉，众生皆苦。



爱别离

青梅未老

山河梦断

渐行渐远渐无书

怨憎会

舍却这风华绝代

用余生之情

还半生之债

一夜之赌

求不得

谨划筹谋

凉薄如斯

怎知深情难付

顾长安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# 雾锁长河

欲海浮沉，众生皆苦。

长安

顾长安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雾锁长河 / 顾长安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7.9  
ISBN 978-7-5500-2321-5

I. ①雾… II. ①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64845号

# 雾锁长河

顾长安 著

出版人 姚雪雪  
特约监制 伊然  
特约策划 李林峰 孙开  
装帧设计 李园园

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  
责任编辑 苏双鸽  
特约编辑 孙开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编: 330038  
电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  
网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  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  
开本 168mm × 235mm 1/16  
印张 28 字数 410千字  
版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 
书号 ISBN 978-7-5500-2321-5  
定价 45.0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7-271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ISBN 7-309-04121-2

# 新编 会计学

主编 王世定

副主编 王世定

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



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
北京

2005年10月第1版  
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在阅读中展开，人生的可能

CONTENTS  
肯特文化



# CONTENTS

## 目 录



- 第一章 ▪ 风前欲劝春光住 002
- 第二章 ▪ 流年未肯付东流 014
- 第三章 ▪ 满目山河空念远 030
- 第四章 ▪ 等闲识得周郎面 044
- 第五章 ▪ 只应离合是悲欢 065
- 第六章 ▪ 人间儿女空恩怨 084
- 第七章 ▪ 醉里不知年华限 105
- 第八章 ▪ 一种烟波各自愁 122
- 第九章 ▪ 又误心期到下弦 132
- 第十章 ▪ 同过西楼此夜寒 146
- 第十一章 ▪ 别时不似见时情 163
- 第十二章 ▪ 当时只道是寻常 174
- 第十三章 ▪ 改尽人间君子心 192




# CONTENTS

## 目 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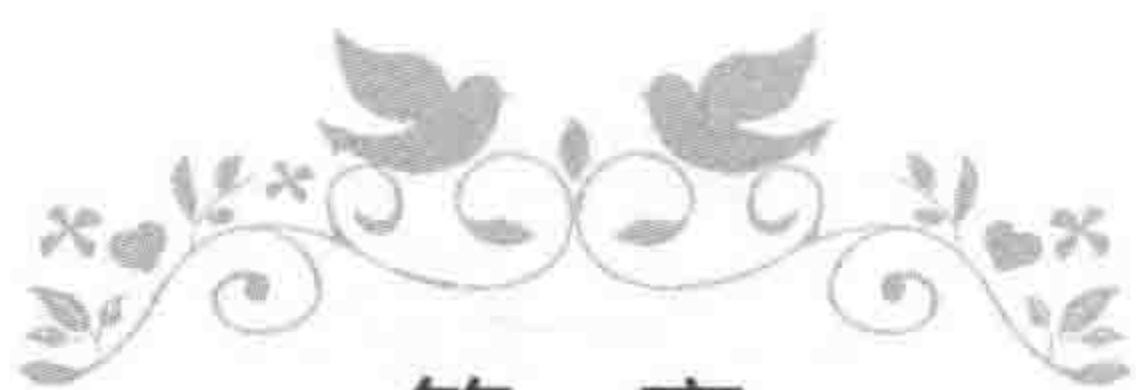
- 第十四章 ▪ 几夜东风昨夜霜 206
- 第十五章 ▪ 别有人间行路难 225
- 第十六章 ▪ 不及卢家有莫愁 244
- 第十七章 ▪ 人间哀乐转相随 257
- 第十八章 ▪ 眉间心上玉簫寒 275
- 第十九章 ▪ 陌上花开缓缓归 289
- 第二十章 ▪ 不知终日梦为鱼 306
- 第二十一章 ▪ 回头满眼凄凉事 327
- 第二十二章 ▪ 争奈归期未可期 347
- 第二十三章 ▪ 倾我一生一世念 362
- 第二十四章 ▪ 人间别久不成悲 387
- 第二十五章 ▪ 过尽千帆皆不是 406
- 第二十六章 ▪ 江山犹是昔人非 422
- 番外 ▪ 但是有情皆满愿 433



## 题 记

滚滚红尘，百里洋场，千里烽  
烟，万里江山，爱欲恩怨仇痴癫狂。  
名利——也是重生地，也是销魂场。





## 第一章

### 风前欲劝春光住

是年正月，没来由冷得出奇，雪却没下几场。数日前下了场雨，地上的泥掺着积水都冻成崎岖的冰路。

沈仲凌从军部出来，才发现不知何时已然落起了雪，回府的路越发不好走。到了沈府，他刚从车上下来，抬眼就望见一个人从大门里往外走。

黑皮子长风衣，围着一圈墨色狐皮围领，头上黑呢子礼帽。隔着丝丝风雪，眉目都看得不甚清晰。

那人边走边戴手套，待离得近了，瞧见他唇角噙着笑，朗声道：“凌少大忙人啊，家宴上也没瞧见。”

沈仲凌微微一愣，快速地从记忆里搜索着面前的人。未几，客气地回他：“鄙门家宴，居然也劳动荣三公子屈驾前往？”

荣逸泽挑眉笑了笑：“凌少是被蒙在鼓里，还是明知故问？本就是一家人，说不定回头就更亲上加亲了。”

沈仲凌心头闪过一丝不快，不愿与他周旋，公事公办地丢了句“三公子慢走，不送了”，就向内院走去。

穿廊过院，来到一处庭院。抬手正要敲门，门却打开了，露出一张娇俏的圆脸。“真是说曹操曹操到，可巧小姐才说到二爷，二爷转眼就到了。”

丫头凤竹将沈仲凌让进屋里，沈仲凌笑问道：“小姐刚才说我什么了？”

凤竹吐吐舌头，低声笑道：“我可不敢乱嚼舌头，二爷不如自己去问。”

沈仲凌微微一笑缓步走进里间，傅婉初正斜倚在床上垂目看书。床榻边的木桶里氤氲纷杂着花瓣和草药的潮气，这草药味道他熟悉得很。

沈仲凌笑着坐定在她身边，和声问：“怎么又受了寒气？”

凤竹端着茶进来，道：“今天家宴吃了一半，小姐觉得身子不爽快就先回来了。”



谁知道马车坏在了路上。荣三公子要开车送小姐回来，小姐不肯。这不，陪着小姐冒雪走回来的。”

沈仲凌点了点头，见凤竹又整理了浴具出去，才温声道：“本来是要去家宴的，结果军部临时有事，大哥让我去处理，这才误了时辰。倒是害你受了冻……”

婉初置若罔闻，将头侧到一边继续读她的书。他知道她在生闷气，但在她面前又惯常拙口讷言。瞥了一眼她手里的书，是本法文书，于是讨好地问：“这是什么书？新买的？”

“《为平等而密谋》。”婉初口里终是答了一句，人却仍是一派莲花清静、虚冥无一物的模样，翻了一页，并不瞧他。

“好好的，怎么看起这样的书？”他笑问道。

她只低声“嗯”了一声，并不借着由头往下说去，倒叫他一肚子的话无从讲起。

未几，沈仲凌身上积的雪落在她手背上，婉初被那冰凉惊了一下，才看到他一身的戎装。

“也不换件衣服就来？”

沈仲凌站起来走远几步，拍了拍身上未化的雪：“没来得及，这不……就来看你了。”他顿了一下，硬生生把“想你了”三个字给吞了回去。

傅婉初琢磨着他吞了的话，微微蹙着眉头盯着他看。平日里都见他洋服、西装的，也难掩着一身的温文书卷气。倒是一身的戎装添上几分硬朗，更显得俊阔起来。

他来时军帽也没摘，这会儿也不知是屋子里暖的，还是被她目光给烤的，额头上竟出了细细密密的汗。

傅婉初终是扑哧一笑：“做什么杵在那里？”

沈仲凌又重新坐回她身边：“上回拿的药还有没有？要不要我明天再去取几服？瞧着李老太医这法子还真有些效用，这一两年冬天也不见你咳了。”

婉初摇摇头，放下书。抬手摘了他的军帽，拿在手里拍了拍，又理了理型。帽子里有他身上特有的一种淡淡的香。她心里却无比的明白，哪里是军部有事，不过就是他大哥沈伯允故意安排而已。

她的刘海长垂到眼帘上，和卷翘的睫毛交汇在一起，一头髻发泻在背上。因为带着几分芜杂的心事，头就不自然地半垂着，几缕长发随着低垂的头也溜到了胸前。

沈仲凌最爱的就是她这一头好头发。平日里两人循规蹈矩的，一看到这样泻着长发的婉初，竟也情不自禁了。撩起她的头发，替她别到耳后：“你这一头好头发，平日里都编着，谁知道沈府里守旧的前清格格竟是烫了发的。”

这动作依旧如孩童时一样，但那时是懵懂少年，此时已是青年。婉初心里问他：知不知道我们都长大了呢？

傅婉初心里正为他恼着，又听得他的取笑，索性把头发从他手里拉了回来，把军



帽塞给他。

沈仲凌见她生气了，却又不知道她为什么恼，忙从身后拿了一个暗红色的金线云纹锦盒出来，递给她，温声道：“给你的。前阵子督军往胶州去了一趟，得了外务省些好东西，这不，我给你讨了一个来。”

婉初接过锦盒打开，一把精致的扇子，细白的白玉扇骨，套了金边织锦扇面。轻轻一扇，竟然不是檀香。婉初把它放到鼻边嗅了嗅：“这是……槐花香？真是少见。”

未几又闻了闻，却是笑道：“二爷这是唱的哪出戏？这数九寒冬的，不送暖炉倒也罢了，却送人扇子？这扇子哪是讨来的，不知道又被人讹了多少银圆去！”

她梨涡盛着淡淡浅笑，带着一点故作的骄矜。沈仲凌只是微微笑着，也不回答。

婉初见他又是这样一副任人揉捏的模样，便又恼他。索性把扇子往他怀里一推，嗔道：“拿去拿去，我不要。快把扇子退给他，就说找人看了，是赝品，一圆不值。那倒不算，回头拿出去让人笑话，丢了脸面事大。我保证那人准把讹了的银圆还给你。”

沈仲凌仍是低笑，把扇子重新打开又合上放进锦盒里：“你阿玛泉下有知，总归要放心的。这么会算计的女儿，京州城里，你认第二就没人敢认第一了。”

婉初就恼他这样，什么话都埋在肚子里。算来相识十数载，父辈早有未成文的婚约。然而就是这“未成文”，才叫两人的境地如此尴尬。她从法国归来奔丧后就住在沈家，身份不明。开始是为父亲守丧三年，后来沈老夫人又过世了，沈仲凌又守了一年的孝，这一晃就是四年快要过去了。

这恍然而过的四年，两人总少一人去点破那层纸。眼见着沈仲凌的孝期将过，两人的婚期也应提上日程。可此时又出了些变故，沈伯允似乎有意阻挠。

今日里那股勤前后的荣三公子，是怎么样的人物、怀着什么样的目的，她也心知肚明。只是，她唯独不知道，眼前这人心里是怎样的打算。

沈仲凌惯常的温文和气的背后更有一层优柔寡断，他能顶几时，还是个未知数。她想到这儿，不禁就觉得悲凉起来。

沈仲凌虽然不十分明白她的心理，但似乎也有些感觉。只想安慰，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他心里早就笃定她，但又不知道她心里的想法。是为守约，还是真的心有所属？两个人只好这样君心我心、我心君心的两两痴缠的各自心头一片迷离。

第二天用早饭的时候就看着沈老爷子面色不好。近两年沈老爷子身体越来越差，面色自然是差的，但今天面色尤其不好。向来话多的大少奶奶绣文也闷头不语，沈伯允更是连早饭都没吃，早早地去了军部。沈仲凌只好匆匆喝了碗粥也随他去了。

傅婉初心里这才安定些，想着沈老爷子还是个重信守诺的人。怕是老爷子也知道了沈伯允昨日所为的打算，这才如此冷面对着这个儿子。

早饭刚过，听差的送了一个帖子来，说是荣家大小姐正月十五做寿，府里请了申

长玉申老板和祝云飞祝老板唱戏，请沈府里女眷都去听戏，也算过个元宵。

沈老爷子看着帖子，手里的茶盏往桌上一放。力道大了些，哐哐当当一声，众人都吓得低了头不敢言语。

沈老爷子就算再生气，也不能驳了荣家的面子。抛开姻亲这一层不说，他官场沉浮这许多年，万事都有分寸。“分寸”啊“分寸”，沈老爷子在心底一声长叹，但愿沈伯允也能拿捏好这一点分寸。

正月十五这天，一家人先吃了团圆饭。傍晚时分绣文带着婉初、孙少爷亚修正要出门，听差的就过来报，说是知道绣文少奶奶苦冬，荣家派了新添的美国车来接。

绣文见娘家堂兄给足了面子，自是心下欢喜。碍着老爷子的面不敢表现出来，就推托着要同婉初乘马车。婉初知道这个大少奶奶最是好面子的人，自然要给些人情。便谢了绣文的好意，随着她坐着荣家的车来。

京州城里张灯结彩。不论什么朝代、什么世道，节还是要过的。蛰伏了一个年的人们都走到街上庆赏佳节，有的店早早地就打开门做生意，有的店还守着旧，过了十五才开门营业。板门上都刷着火红的春联条子，年里下了两场雪，有些春联被雪水浸过发了旧。但有些地方仍旧透着鲜红，倒也不显得败落。

车窗上蒙了一层雾气。婉初靠着一边车窗，把那雾气一抹，外面就明亮起来。车外火树银花的烟火，冲上云霄又如星子陨落；街上人头攒动，果然是一派春满旧山河的气象。

到了荣家，大门前早已车水马龙。

荣家原是晋原巨贾，几代经营，清亡后更是显山露水。共和后，这些个巨商都成了人上人，从“四民”之末，到如今权势显赫。

荣家的大小姐荣清萱嫁给了内阁总理张之承的独子张显言，嫁过去三年，添了两个孙子。如此官商联姻，越发地有了地位。荣家的产业大都是四小姐的姑爷唐浩成经营，这唐浩成便是唐绣文的堂兄弟。虽是荣家入赘的女婿，但论学识和做生意的手段都不输常人，所以在荣家地位也颇高。

荣清萱年里回了娘家，婆家人心疼她，许她在娘家过完十五再回去。来这儿贺寿的，多是为了奉迎她的。内阁不日当改选，张显言是留洋回来的，张家又是簪缨世族，再联合荣家的财力，就算这内阁总理做不成，也总是其他的高官。

到了荣家，花厅里戏台早就搭好。荣宅建得宽阔，戏台搭得简单，铺上厚厚的羊毛红毯，立了些拉琴师傅的位，就算是戏台了。倒也没显得厅里局促。

今天女眷颇多，这些达官贵人家的宴席多是结识姐妹、介绍姻亲、攀搭关系的好时机，人人都乐得前往。荣清萱生性直爽，素日里人缘也好，爱结交、爱热闹。她的面子，谁人不给？

荣家照顾赴宴的女眷，挑的也是大家爱听的《游园惊梦》之类的鸳鸯蝴蝶戏。





此时女客们多已坐下，戏还没开，就打上了麻将。没上桌的，就或立或坐在一边嗑瓜子、吃糕点。西洋一些的，就品品红酒、喝喝咖啡，尝尝特别从法兰西请来的厨子烘焙的甜点。

主桌上四个贵妇正在打牌，一位满头银丝精神矍铄的老太太正琢磨出哪张牌，抬眼间瞧见绣文和婉初，笑道：“浩成的妹子啊，好阵子不见了！”

绣文上前行了礼：“老太太一阵子不见更精神了！”说话间，将婉初拉向前，“这是我家婉初妹妹。”

荣老太太放下牌，拉过婉初的手，含笑上下打量一番，赞道：“好标致的丫头！来来来，难得丫头你投我眼缘，老太婆子送你个见面礼！”说着就将手上的一串珠子褪下来，套在婉初的手腕上，“这珠子我老太婆戴着太艳，配你这样的小姑娘正好！”

婉初听得绣文只称呼她做“妹妹”，并不提她是沈家未过门的媳妇的身份，心里便暗暗叫苦，低头一看，手腕上这串不是俗物，上好成色的牛血红珊瑚，个头大又几乎无瑕。老太太不过第一回见面就给了这么大的见面礼，更推托着不敢受。

“傅小姐就别推辞了，咱们老太太轻易不送人东西。这珠子我想了多少年都想不到，你还不快收着。”说话的是立在荣清萱身后的一个年轻人，衣着华贵考究，一派倜傥翩然。

婉初自然是认得他，荣家的少爷，人称“荣三公子”的荣逸泽。近些日子，她被绣文带着参加各种交际总是能遇到他。她心知肚明，不过就是沈伯允的安排而已。

傅婉初不便再辞，只好受了。绣文领着亚修去了别处，荣老太太却拉着婉初，叫她在身后看牌，如此便同荣逸泽站在了一处。

婉初不是内行，看着也无趣。荣逸泽倒是一副兴致盎然的模样，一边帮着荣清萱摸牌，一边说着半不正经的笑话逗得众人掩唇而笑。

可就婉初端着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，荣逸泽也不以为意。未几，慢慢闪到她后方，探下身子，几乎贴在她颈后，低声笑道：“你瞧瞧那边那位好像是凌少？”

婉初被他呼出的淡薄的酒气染得脸色通红，只好侧了侧身子顺着他的目光望去。只见一对年轻漂亮的男女站在一处，言笑宴宴、喝酒谈天，那背影分明就是沈仲凌。没想到他也会来，却不是同自己一道，这算什么？

厅里高挑的天花板上挂着硕大的水晶灯，像盛开着的繁花。酒与杯反射着灯的光，霎时刺痛了她的眼睛。

她早该想到沈伯允不会放过这样将沈仲凌推出去的机会，如同自己一样。然而真是亲眼所见未婚夫同别的小姐形态亲密的情形，她还是觉得心口闷涩，便缓缓收回目光，紧紧抿住了唇。

荣逸泽看她那副光景，悠悠一笑：“要不要我陪你过去打个招呼？”顿了顿，才好像发现了有失考量，抱歉地修正道，“哟，瞧我这眼神儿，原来不是凌少……倒叫婉



初妹妹平白受了委屈，该打该打。”

婉初知道这人向来言语轻浮，什么话从他口里说出来都有一种昭然的暧昧，便不肯搭理他。

举目望去，刚才那年轻人转过身来，果然不是沈仲凌。她心里一松，却觉得身边这人分外可恶，于是找了个借口辞了荣老太太，想寻一僻静处，静一静心神。

婉初依旧穿着她的月白色立领对襟大袖真丝小薄袄，因为是新年里，特意挑了件滚着桃红色的边的，下身是桃红色真丝麻面裙。艳而不俗，雅而不素，但在这个摩登人群的聚会上，却显得那么格格不入。

有几个眼尖的少奶奶瞥见她，嘀咕道：“瞧，那个就是前朝的格格吧？”这话里，没半点羡慕或者嫉妒，只有些揶揄的嘲笑。

“是吧，除了她，这年头，谁家年轻小姐穿成那样？……等一下，杠！”

“听说也是留过洋的，不比普通人家小姐摩登就算了，整天穿成这样，倒像从墓里爬出来的一样。也不想想，这大清都亡了多少年了，还摆着格格的架子给谁看？”另一个丰腴微胖的太太道。

“我倒觉得，这身挺漂亮，也很配合她的气质。”说话的是站在一个少妇身后看牌的年轻小姐，一身鹅黄色的洋装，腰那里收成一个漂亮的弧线。

“莹莹啊，你也就是少见多怪了。现在不跟上时代的脚步的，就叫什么来着？”

“封建遗老遗少呗。”另一个少妇接话，然后一阵收敛不住的笑。

这话声音不大，却也或多或少地传进婉初耳里。因为这样议论她的，不止这几个。婉初开始手里拿着一杯红酒，这是在法国养成的习惯。才喝几口，不知是酒劲上来了，还是人多添了燥，脸上也有些烫，四处寻觅想找杯清茶压压。

梁莹莹是被父亲的四姨太强请来的，本对她们这班姨太太颇有些不屑。如今瞧着她们对着一个女孩子嘲讽不休，更起了维护之心，于是淡淡打趣道：“现在看着是守旧了些，谁能保定过阵子这样的风气不再转回来？流行的事情，哪里是人说得清楚的。”

四姨太见梁莹莹脸上有些愠气，忙帮腔道：“是啊是啊，我们莹莹到底是念大学的，比我们还是见识多。”

梁莹莹也不想再跟这些个少奶奶聊下去，回头想再看看傅婉初。傅婉初正捏着酒杯，抬头正迎上梁莹莹的视线，两人相视一笑。

荣宅是新造的宅子，照时髦的洋房做的，家私摆设都是西洋的玩意。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，婉初竟发现一台茶具，便径直走去。青花瓷的杯里漂着几片清茶，心情没来由地就平静下来。

婉初看着这厅里的人来人往，仿佛同自己没有半分关系。看着他们如同置身事外看一出旁人的戏。这场面像极了当年父亲给侧福晋做寿的场景。如今，当初那些登门



贺寿的人早已忘却了傅家的德清王府，只留一处寂寞空庭。当年旗装大辣翅的人们，如今也换了模样。

然而众人皆醉，不容一人独醒。

“小姐。”一声轻唤，婉初才从失魂中回过神来。抬头看来人，这流光溢彩的厅堂瞬间就失了光华。仿佛这盛大的繁华，也倏地变成了平淡，只为衬托这张寻不到半点瑕疵的脸。

雕刻般的眉骨与高耸的鼻子搭配得那样合体，不浓不淡的眉梢挑入鬓，长眉若柳，下有墨色双瞳，眉目间缱绻出尘如月射寒江。

虽然见过这京州城里数得上来的美男子，沈仲凌的温文尔雅，荣三公子的风流不羁，和这张脸比起来都差得太远。男人能长成这样，也算天下少有。

“这个，是我的杯子。”说着，那人从婉初手里拈过那盏青花瓷的杯子，唇角微挑，算是一个微笑，仰首喝尽杯中水，倒像是在饮酒一般。

那一点若有若无的笑意，是春风过桃林十里化在一人眉宇间的丽色，是万仞积雪山头一朵雪莲盛开在一人双眸里云遮雾罩难掩的光华，是江南四月杏花烟雨点染的一幅难画丹青。

美极则近乎妖。

婉初一时愣住了，那杯水好像刚才自己才喝了一口。

“有那么好看吗？”他兴味十足地望向她，眼中尽是促狭调笑，仿佛见惯了这样的事情。

婉初被他望得心头一颤，也稍觉得自己确实失礼看得有些久了。她微微颌首隐了那一点狼狈，却又不肯示弱：“才来，不知道这里有人。”

婉初目光继续游离，也没有离开的打算。整个大厅，如此能把所有人尽收眼底，又不会被人瞩目的所在，实在难得。

“我们在哪里见过？”他手里把玩着杯子，施施然在她身边坐下。

婉初在法国长大，这样的开场白见过太多。这话一出，便只当他是社交场的浪荡公子。

“我想没有。”出于礼貌，婉初还是回答他。

男子又笑，头偏过来，在她耳畔暧昧地呢喃：“你是博尔济吉特家的二丫头吧。”

婉初讶异，扭头看他。转过头时没料到他贴得如此近，面颊几乎从他的鼻尖擦过。还没来得及去反应这不适宜的距离，那人却撇开了头，唇角微扬，又满斟了一杯茶。落在茶里的目光波澜不兴，他明明是噙着笑，目光却冰凉如雪，仿佛怎样的滚烫都不能温暖。

“博尔济吉特”是婉初的老姓，知道的人不多。看他不过二十出头的模样，婉初在心里快速地寻觅着这人的踪迹。她少小离家，交际又少，更别说这样的年轻男子。



他怎么会知道她的老姓？

荣逸泽没料到今天清萱格外卖力地给他介绍各种名门闺秀，好不容易才从锦绣脂粉堆里挣扎出来，再去寻婉初，却连影子都没瞧见。

他只知道这个为爱清静的主儿，在人群中没捉到她的身影，便往安静的地方寻。果然远远见傅婉初和一位年轻男子坐在一处。

傅婉初气质清冷，肤色莹白，发色乌黑。今天为了配合主人，似乎特意点了点妆。胭红两腮、盈盈双目、樱樱红唇。风姿袅袅婷婷的一个人，如空谷幽兰，又似荷叶明珠，璀璨却不张扬。荣逸泽心下暗笑，沈仲凌倒是有些艳福，可惜怕是无福消受。

荣逸泽又望了望她身边的人，微眯双目，思忖着他的来历，旋尔轻啜了一口，端着酒杯走过去，笑道：“齐少稀客，居然也来赏脸？”说着，递了一杯酒给代齐。

代齐起身接过他的酒，闲闲道：“正巧在京州公务，清萱姐的面子谁能不给？何况这种看美人的机会怎么能少得了我？”

荣逸泽不置可否地笑了笑，问他：“齐少今天发现什么美人了？”

代齐抿了一口酒：“暂时没有。”但目光却飘向傅婉初。薄唇上轻染了一层胭脂红，明明是出尘绝色的铮铮男子，却衬出几分妖娆来。

婉初腹诽，这里还有比他更美的人吗？男人美起来自然是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的。心里这样想，面上只当作没听见，依然把目光放到远方。

荣逸泽哈哈一笑：“倒是，能入得了齐少眼里的人，真是太难得。不过，齐少如此的冷漠，不知道今晚又有多少少女伤心落泪呢？”

代齐挑挑唇，漫不经心道：“那又跟我有何关系？我比不得三公子，来者不拒。常听人道京州城里有三憾，一憾伯允有疾，二憾玉致不栖，三憾三郎处处留情。”

白玉致，是京州城里数一数二的交际花、玉致书院的老板。人艳如牡丹，手段风流，据说城中半数公子哥都是她裙下之臣、书院恩客。身在风尘，却发誓终身不嫁、凤凰不栖。如此更让那些公子哥趋之若鹜，常常私下打赌看谁能抱得美人归。

荣逸泽哈哈大笑：“饭后的飞语而已，我只是比齐少稍懂得怜香惜玉，舍不得伤人的心而已。其实你我是难分高下。”

代齐懒懒一笑：“那，我们更要干一杯了。”

婉初心道，这三憾倒是第一回听说。想想沈伯允空有满身治国才，却双腿残疾不良于行，不能于乱世里逐鹿，确实是憾事。不过这些公子哥言谈不过女人，确实叫人觉得腻歪。

其间宾客来往相互招呼，两人很快被穿梭过往的莺莺燕燕带走，婉初倒也乐得清静。不知怎的，觉得那齐少看她眼光不善。婉初自问跟他应该没什么瓜葛，但那目光却是凛冽得让她不舒服。婉初怕他再来，趁人不备从大厅的侧门溜了出去。





一出门，清凉的空气一下子冲进婉初的鼻子中，人顿时舒畅起来。

荣家的庭院打扫得很干净，扫出的雪堆在路边，夜色下也看不分明是暗影还是尘灰。树上还积着些雪，月光爽亮，星子稀疏，洒了一地的银白。屋檐上挂了些彩旗、小灯，忽闪忽闪的，和着这雪另有一番“人间何处无春到、只有伊家独占多”的意味。

婉初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，从屋里带来的暖意消去，身上渐渐感到了寒意。驻足四下望去，曲折小径，幽转回廊，荣宅已在灯火阑珊处。原来自己走了这么远了。正思量怎么回去，却隐隐听见有女子的抽泣声。听声音似是从不远处一棵大雪松后传来的。

抽泣声高高低低的，间或一句轻叹。婉初忍不住好奇，谁会在元宵的热闹日子里，如此的感伤？但婉初并不想惊动她，轻轻走几步，探出头去。

转角处是一座凉亭，许是离宅子比较远，地处偏僻，也没装饰。里面立着一男一女，凉亭上压着雪，四周扫出的雪也堆得半人高，这里倒越发显得隐蔽。婉初看清两人面孔，倒是很惊讶，竟是沈家的大少奶奶唐绣文和荣家的四姑爷唐造成。

本是立着的两人渐渐靠近，绣文将头埋在了唐造成肩上。唐造成也没推开，却是拥紧了，轻拍她后背。

婉初见过平日里的唐造成，是个冷智少言的人，也听说他商场里杀伐决断很是无情。可此时看来，却如此内敛温柔。本是堂兄妹，在一起闲话家常倒也没什么，只是这样的光景场面竟生出说不出的暧昧。

她生自大家，听惯宫闱秘闻、风流韵事，既已满足了好奇心，更无意生事，只想赶快离开。悄悄退回雪松后，一转身便撞上了人。

婉初本就想悄无声息离开，这一撞，惊得她没站稳。一个踉跄，眼瞅着要摔倒，但又忍着不敢发声。

腰被人一环，总算没摔倒，但整个人就倒在了那人怀里。

婉初抬头看来人，心头又是一惊。荣逸泽却噙着颇有意味的笑，盯着她：“我说整个厅里都寻不到你，原来自己跑到这里寻清净来了。早知道你不习惯这样的应酬，就不勉强你来了。”

婉初心里还记挂着身后的两人，想着一个是荣逸泽的妹夫，一个是沈家的大少奶奶，好歹跟自己都有些渊源，到时候怕也说不清。要不是找自己，他也不会跟来，万一撞破了那景，也是尴尬。

这盘算的光景连他们粘连的距离的事情都没想起，由着他环着，脸上就是一阵慌乱。好在这时候抽泣声也停了，怕是也发觉有人来了。

荣逸泽看婉初表情闪烁不定，也来了兴致。刚松开婉初想探身看过去，婉初下意识拉住荣逸泽的手：“哎……”

可还是晚了一步，荣逸泽把正离开的唐家兄妹的背影都看在了眼里，脸上却没有一丝的表情。